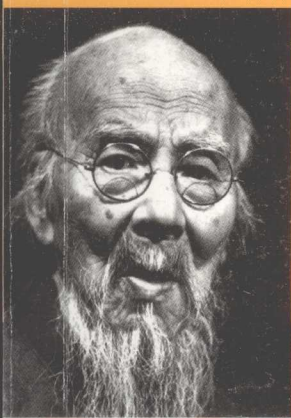


齐白石

谈艺录

齐白石 著
张竟无 编



名家谈艺丛书

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曾说：“我不敢去你们中国，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。”齐白石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家，其成功之处在于：他从文人画家统治了数百年的中国画领域，以一个农夫的质朴之情、以一颗率真的童子之心，运老辣生涩的文人之笔，开创出文人画坛领域前所未有的境界。这种境界，得到了传统文人阶层与广大平民百姓的交口称赞，从而确立了齐白石在画坛上的历史性地位。他的绘画充满了泥土芬香、生活气息，既师造化又师古人，达到了民间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统一，写生与写意的统一，工笔与意笔的统一，无限生机跃然纸上。而齐白石谈艺的文字也一如他的画风，质朴率真。从他谈艺的文章中，我们能明白“为什么他的画充满生机”，因为他的画论都来自“生活”。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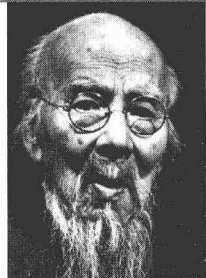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谈艺丛书

齐白石

谈艺录

齐白石 著
张竟无 编

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齐白石谈艺录/齐白石著.张竟无编.—长沙:湖南大学出版社,
2009. 10

(名家谈艺丛书)

ISBN 978-7-81113-722-4

I. ①齐… II. ①齐… ②张… III. ①艺术—文集

IV. ①J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8270 号

名家谈艺丛书

齐白石谈艺录

Qibaishi Tanyilu

齐白石 著

张竟无 编

责任编辑:胡建华

特约编辑:陈 密

责任印刷:陈 燕

出版发行:湖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 邮编:410082

电 话:0731-88822559 (发行部) 88821251 (编辑部)
88821006 (出版部)

传 真:0731-88649312 (发行部) 88822264 (总编室)

电子邮箱:presshujh@hnu.cn

网 址:<http://press.hnu.cn>

印 装: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×1000 16 开

印 张:20 字数:208 千

版 次: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: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1113-722-4/J·160

定 价:4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,请与发行部联系

目 录

出生时的家庭状况（一八六三年）	1
从识字到上学（一八六四年——一八七〇年）	9
从砍柴牧牛到学做木匠（一八七一年——一八七七年）	20
从雕花匠到画匠（一八七八年——一八八九年）	31
诗画篆刻渐渐成名（一八九〇年——一九〇一年）	51
五出五归（一九〇二年——一九一六年）	71
定居北京（一九一七年——一九三六年）	96
避世时期（一九三七年——一九四八年）	147

附 录

采花蜂苦蜜方甜	175
能将有法为无	211
胸中富丘壑，腕底有鬼神	239
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	259
莫道长年多难，老年肯如人意	277
齐白石简要年表	295

出生时的家庭状况

(一八六三年)

穷人家孩子，能够长大成人，在社会上出头的，真是难若登天。我是穷窝里生长大的，到老了总算有了一点微名。回想这一生经历，千言万语，百感交集。从哪里说起呢？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！

我们家，穷得很哪！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（癸亥·1863年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我生肖是属猪的。那时，我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都在堂，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，我父母的长子。我出生后，我们家就五口人了。家里有几间破屋，住倒不用发愁，只是不宽敞罢了。此外只有水田一亩，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，叫做“麻子丘”。这一亩田，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，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稻谷，收益真不算少，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，怎么能够管饱呢？我的祖父同我父亲，只好去找零工活做。我们家乡的零工，是管饭的，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，一天才挣得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。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，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！

第一，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；第二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；第三，有的人抢着做，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；第四，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，都是刻薄鬼，不是好相处的。为了这几种原因，做零工活也只能是“一天打鱼，三天晒网”，混不饱一家人的肚子。没有法子，只好上山去打点柴，卖几个钱，贴补家用。就这样，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。

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。听我祖父说，早先我们祖宗，是从江苏省砀山县（现属安徽省）搬到湘潭来的，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。刚搬到湘潭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可不知道了。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，我的高祖添镒公，从晓霞峰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，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。杏子坞，乡里人叫它杏子树，又名殿子村。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，掉在塘内，所以得了此名，在杏子坞的东头，紫云山的山脚下。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，离城有一百来里地，风景好得很。离我们家不到十里，有个地方叫烟墩岭，我们的家祠在那里，逢年过节，我们姓齐的人，都去上供祭拜，我在家乡时候，是常常去的。

我高祖以上的事情，祖父在世时，对我说过一些，那时我年纪还小，又因为时间隔得太久，我现在已记不得了，只知我高祖一辈的坟地，是在星斗塘。现在我要说的，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！

我曾祖潢命公，排行第三，人称命三爷。我的祖宗，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，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。在那个年月，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，庄稼汉世代是个庄稼汉，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！曾祖母的姓，我不该把她忘了。十多年前，

我回到过家乡，问了几个同族的人，比我长的人，已没有了，存着的，辈分年纪都比我小，他们都说，出生得晚，谁都答不上来。像我这样老而糊涂的人，真够岂有此理的了。

我祖父万秉公，号宋交，大排行是第十，人称齐十爷。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，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，就要发泄出来，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，走阳面的好汉。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，晚年看着湘勇^①抢了南京的天王府，发财回家，置地买屋，美得了不得。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，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，都有戴上红蓝顶子^②的资格，他们都说：“跟着曾中堂^③打过长毛”，自鸣得意，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^④一样，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，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，老百姓要吃一些亏。那时候的官，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，老百姓得罪了他们，苦头就吃得大了。不论官了私休，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，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，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词夺理来。甚至在风平浪静，各不相扰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，也想没事找事，弄些油水。

我祖父是个穷光蛋，他们打主意，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。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，无恶不作，心里总是不服

① 湘军。

② 清制：一二品官戴红顶子，三四品官戴蓝顶子。

③ 曾国藩。

④ 清朝皇帝的本家，近支的名曰宗室，腰间系一黄带，俗称黄带子；远房的名曰觉罗，腰间系一红带，俗称红带子。黄带子犯了法，不判死罪，最重的罪名，发交宗人府圈禁，所以他们胡作非为，人均畏而避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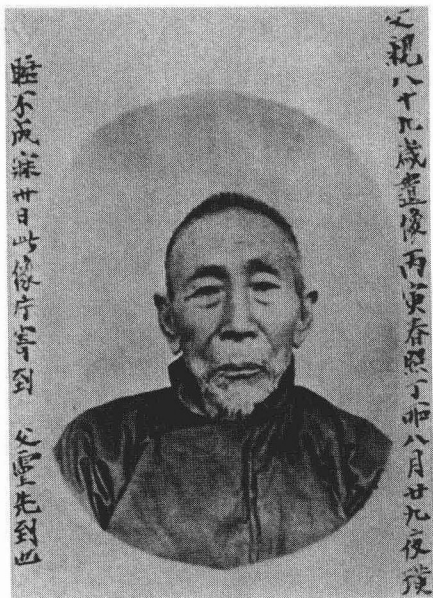
气，愤愤地对人说：“长毛并不坏，人都说不好，短毛真厉害，人倒恭维他，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？”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，肯说实话的。他是嘉庆十三年（戊辰·1808年）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，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。他常说：“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，将来长大了，一定忘不了我的。”他活了六十七岁，歿于同治十三年（甲戌·1874年）的端午节，那时我十二岁。

我祖母姓马，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，人就称她为齐十娘。她是温顺和平、能耐劳苦的人，我小时候，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，背了我，到田里去干活。她十岁就没了母亲，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，娘家的光景，跟我们差不多。道光十一年（辛卯·1831年）嫁给我祖父，遇到祖父生了气，总是好好地去劝解，人家都称她贤惠。她比我祖父小五岁，是嘉庆十八年（癸酉·1813年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，活了八十九岁，歿于光绪二十七年（辛丑·1901年）十二月十九日，那时我三十九岁。

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个，有了我这个长孙，疼爱得同宝贝似的，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，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。

我父亲贯政公，号以德，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！他是一个很怕事、肯吃亏的老实人，人家看他像是“窝囊废”^①，给他取了个外号，叫做“德螺头”。他逢到有冤没处伸的时候，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，真是懦弱到了极点了。

^① 北京俗语，意称无用的人。



齐白石的父亲八十九岁遗像

我母亲的脾气却正相反，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，只要自己有理，总要把理讲明白的。她待人却非常讲究礼貌，又能勤俭持家，所以不但人缘不错，外头的名声也挺好。我父亲要没有一位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帮助他，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。

我父亲是道光十九年（己亥·1839年）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，歿于民国十五年（丙寅·1926年）七月初五日，活了八十八岁。我母亲比他小六岁，是道光二十五年（乙巳·1845年）九月初八生的，歿于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三月二十日，活了八十二岁。我一年之内，连遭父母两丧，又因家乡兵乱，没有法子回去，说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样！

提起我的母亲，话可长啦！我母亲姓周，娘家住在周家



齐白石的母亲八十三岁遗像

湾，离我们星斗塘不太远。外祖父叫周雨若，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，家境也是很寒苦的。咸丰十一年（辛酉·1861年），我母亲十七岁那年，跟我父亲结了婚。嫁过来的头一天，我们湘潭乡间的风俗，婆婆要看看儿媳的妆奁的，名目叫做“检箱”。因为母亲的娘家穷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自己觉得有些寒酸。我祖母也是个穷出身而能撑起硬骨头的人，对她说：“好女不着嫁时衣，家道兴旺，全靠自己，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。”我母亲听了很感动，嫁后三天，就下厨房做饭，粗细活儿，都干起来了。她待公公婆婆，是很讲规矩的，有了东西，总是先敬翁姑，次及丈夫，最后才轮到自己。

我们家乡，做饭是烧稻草的，我母亲看稻草上面，常有

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，觉得烧掉可惜，用捣衣的椎，一椎一椎地椎了下来，一天可以得谷一合，一月三升，一年就三斗六升了，积了差不多的数目，就拿去换棉花。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，种了些麻，有了棉花和麻，我母亲就春天纺棉，夏天绩麻。我们家里，自从母亲进门，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，都是用我母亲亲自织的布做成的，不必再到外边去买布。我母亲织成丁布，染好了颜色，缝制成衣服，总也是翁姑在先，丈夫在次，自己在后。嫁后不两年工夫，衣服和布，足足地放满了一箱。我祖父祖母是过惯了穷日子的，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喜出望外，高兴得了不得，说：“儿媳妇的一双手，真是了不起。”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，也养过几口猪，鸡鸭下蛋，猪养大了，卖出去，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，贴补家用的不足。我母亲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过日子，因此家境虽然穷得很，日子倒过得挺和美。

我出生的那年，我祖父五十六岁，祖母五十一岁，父亲二十五岁，母亲十九岁。我出生以后，身体很弱，时常闹病，乡间的大夫，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，这样不能吃，那样不能吃，能吃的东西，就很少的了。吃奶的孩子，怎能够自己去吃东西呢？吃的全是母亲的奶，大夫这么一说，就得由我母亲忌口了。可怜她爱子心切，听了大夫的话，不问可靠不可靠，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，一律忌食，恐怕从奶汁里过渡，对我不利。逢年过节，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，打打牙祭，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，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，忌口真是忌得干干净净。可恨我长大了，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，没有能够常依膝下，时奉甘饴，真可以说：罔极之恩，百身莫赎。

依我们齐家宗派的排法，我这一辈，排起来应该是个“纯”字，所以我派名纯芝，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，都叫我阿芝，后来做了木工，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，有的客气些叫我芝师傅。我的号，叫渭清，祖父给我取的号，叫做兰亭。齐璜的“璜”字，是我的老师给我取的名字。老师又给我取了一个“濒生”的号。齐白石的“白石”二字，是我后来常用的号，这是根据白石山人而来的。离我们家不到一里地，有个驿站，名叫白石铺，我的老师给我取了一个“白石山人”的别号，人家叫起我来，却把“山人”两字略去，光叫我齐白石，我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。其他还有“木居士、木人、老人、老木一”，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，所谓不忘本而已。“杏子坞老民、星塘老屋后人、湘上老农”，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。齐大，是戏用“齐大非耦”的成语，而我在本支，恰又排行居首。“寄园、寄萍、老萍、萍翁、寄萍堂主人、寄幻仙奴”，是因为我频年旅寄，同萍飘似的，所以取此自慨。当初取此“萍”字做别号，是从濒生的“濒”字想起的。“借山吟馆主者、借山翁”，是表示我随遇而安的意思。“三百石印富翁”，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。这一大堆别号，都是我作画或刻印时所用的笔名。

我在中年以后，人家只知我名叫“齐璜”，号叫“白石”，连外国人都这样称呼，别的名号，倒并不十分被人注意，尤其“齐纯芝”这个名字，除了家乡上岁数的老一辈亲友，也许提起了还记得是我，别的人却很少知道了的。

从识字到上学

(一八六四年——一八七〇年)

同治三年（甲子·1864年），我两岁。同治四年（乙丑·1865年）我三岁。这两年，正是我多病的时候，我祖母和我母亲，时常急得昏头晕脑，满处去请大夫。吃药没有钱，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，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，求人情，赊了来吃。我们家乡，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，到处有神庙，烧香磕头，好像是理所当然。我的祖母和我母亲，为了我，几乎三天两朝，到庙里去叩祷，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。可怜她婆媳二人，常常把头磕得“咚咚”地响，额角红肿突起，像个大柿子似的，回到家来，算是尽了一桩心愿。她俩心里着了急，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。我们乡里，还有一种巫师，嘴里胡言乱语，心里诈欺吓骗，表面上是看额头治病，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。我祖母和我母亲，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，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，给我治病。经过请大夫吃药，烧香求神，请巫师变把戏，冤枉钱花了真不算少，我的病，还是好好坏坏地拖了不少日子。



上学图 约
一九三五年，
七十三岁

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，能走路说话了，不知怎的，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，这就乐煞了我祖母和我母亲了。母亲听了大夫的话，怕我的病重发，不吃荤腥油腻，仍然忌口忌得干干净净。祖母下地干活，又怕我呆在家里，闷得难受，就把我背在她背上，形影不离地来回打转。她俩常说：“自己身体委屈点，劳累点，都不要紧，只要心里的疙瘩解除了，不担忧，那才是好的哩！”我这场病，简直把她俩闹得怕极了。

同治五年（丙寅·1866年），我四岁。到了冬天，我的病

居然完全好了。这两年我闹的病，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，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，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，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适，把肚子吃坏了，有的说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风，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，奇奇怪怪地说了好多名目，哪一样名目都没有说出个道理来。所以我那时究竟闹的是什么病，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，这就难怪我祖母和我母亲，当时听了这些怪话，要胸无主宰，心乱如麻了。然而我到了四岁，病确是好了，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亲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，

送学图 约
一九三〇年，
六十八岁

摘文：“当
真苦事要儿
为，日日提箩
阿母催，学得
人间夫婿步，
出如茧足反如
飞。”



就连我祖父和我父亲，也各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，都觉得轻松得多了。

我祖父有了闲工夫，常常抱了我，逗着我玩。他老人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，是一件皮板挺硬、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，他一辈子的积蓄，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。他怕我冷，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，把我裹在他胸前。有时我睡着了，他把皮袄紧紧围住。他常说：抱了孩子在怀里暖睡，是他生平第一乐事。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，隆冬三九的天气，确也有些怕冷，常常拣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。他抱着我，蹲在炉边烤火，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，在松柴灰堆上，比划着写了个“芝”字，教我认识，说：“这是你阿芝的芝字，你记准了笔画，别把它忘了！”实在说起来，我祖父认得的字，至多也不过三百来个，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认得半不认得的。但是这个“芝”，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的，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的。这个“芝”字，是我开始识字的头一个。

从此以后，我祖父每隔两三天，教我识一个字，识了一个，天天教我温习。他常对我说：“识字要记住，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，用起来会用得恰当，这才算识得这个字了。假使贪多务博，识了转身就忘，意义也不明白，这是骗骗自己，跟没有识一样，怎能算是识字呢？”我小时候，资质还不算太笨，祖父教的字，认一个，识一个，识了以后，也不曾忘记。祖父见我肯用心，称赞我有出息，我祖母和母亲听到了，也是挺喜欢的。

同治六年（丁卯·1867年），我五岁。同治七年（戊辰·1868年），我六岁。同治八年（己巳·1869年），我七岁。这